

第一辑 中国佛教协会编

中国佛教

东方出版社



中國佛教

· 第一輯

中国佛教协会编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佛教(一)

中国佛教协会 编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上海仙霞路 335 号 邮编 20033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刷: 百科排版厂
开本: 850×1168(毫米)1/32

印张: 12.5
字数: 307 千字 插页 5
版次: 1980 年 4 月 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5 次印刷
印数: 12,301—22,300

ISBN 7-5015-5687-3/B·30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随着人类文化的进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种知识领域日益扩大,网罗一切知识的百科全书成为学术界的共同需求。在这方面,欧美学术界是着了先鞭的。宗教方面也是如此。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早已有了自己编纂的百科全书,受到学者和教徒的普遍欢迎和广泛利用。佛教是世界公认的三大宗教之一,历史最为悠久,典籍汗牛充栋,但迄今尚无一部完整的佛教百科全书。一九五五年,斯里兰卡佛教徒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二千五百年,发起编纂英文佛教百科全书,要求各国佛教学者给予支持和合作。当时我国周恩来总理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请托,要我国为他们的百科全书,撰写有关中国部分的佛教条目。周总理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中国佛教协会。

中国佛教协会接受这个任务后,即成立中国佛教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聘请国内佛教学者担任撰述、编辑和英译工作。内容分为教史、宗派、人物、经籍、教理、仪轨制度、佛教胜迹、佛教文化、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等九类。为了适应百科全书的体例,各篇条目着重资料性的叙述,要求全面性与概括性相结合,并做到言必有据。汉文条目原稿前后写成四百余篇,约二百余万言。除已将部分英译稿寄往斯里兰卡供佛教百科全书采用外,全部汉文原稿迄未公开出版。现在应广大读者的要求,我们组织人力,重新加

以整理编辑，印成专册发行。

佛教传入中国，近二千年来，对我国社会发生过深刻影响。从魏晋到隋唐时代经过广泛传播，其影响渗透到我国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思想意识、风俗习惯以至文化艺术等领域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在哲学上，它对宋代理学的影响尤为显著，这已是哲学史家公认的事实。千百年来先人们为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佛教典籍，成为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书得到知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拟于一九八〇年起陆续出版，供哲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研究人员，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和佛教信徒参考。本书的出版如能对上述各方面的研究有所贡献，我们是引以为荣的。这些文稿撰于二十年前，部分作者已经离开人世。这次出版，除核对参考资料并对部分文稿略作删节外，大体上保存原来的面目。每篇均由作者署名，以明责任。我们限于水平，在整理编辑方面如有错误之处，希望读者指正。

赵朴初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目 录

中国佛教史略

一、后汉佛教	黄忏华	(3)
二、三国佛教	黄忏华	(11)
三、西晋佛教	黄忏华	(15)
四、东晋佛教	黄忏华	(19)
五、南朝佛教	黄忏华	(29)
六、北朝佛教	黄忏华	(41)
七、隋代佛教	黄忏华	(54)
八、唐代佛教	吕 澂	(62)
九、五代佛教	吕 澂	(74)
一〇、宋代佛教	吕 澂	(79)
一一、辽代佛教	游 侠	(89)
一二、金代佛教	游 侠	(95)
一三、元代佛教	林子青	(102)
一四、明代佛教	林子青	(112)
一五、清代佛教	林子青	(122)
一六、西藏前弘期佛教	法 尊	(134)
一七、西藏后弘期佛教	法 尊	(144)

中外佛教关系史略

一、中印佛教关系	高观如	(161)
----------	-----	-------

二、中斯佛教关系	高观如 (178)
三、中尼佛教关系	高观如 (182)
四、中日佛教关系	高观如 (185)
五、中朝佛教关系	高观如 (200)
六、中越佛教关系	高观如 (210)
七、中柬佛教关系	高观如 (213)
八、中缅佛教关系	高观如 (216)
九、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佛教关系	高观如 (218)
一〇、中泰佛教关系	高观如 (222)

中国佛教宗派源流

一、成实师	林子青 (227)
二、涅槃师	林子青 (237)
三、毗昙师	游 侠 (245)
四、地论师	田光烈 (251)
五、摄论师	田光烈 (256)
六、俱舍师	黄忏华 (261)
七、净土宗	黄忏华 (266)
八、天台宗	黄忏华 (273)
九、三论宗	黄忏华 (279)
一〇、律 宗	黄忏华 (285)
一一、慈恩宗	虞 愚 (292)
一二、贤首宗	黄忏华 (304)
一三、密 宗	高观如 (312)
一四、禅 宗	黄忏华 (319)
一五、沩仰宗	黄忏华 (326)
一六、临济宗	黄忏华 (329)
一七、曹洞宗	黄忏华 (334)

一八、云门宗·····	黄忞华 (342)
一九、法眼宗·····	黄忞华 (347)
二〇、杨岐派·····	黄忞华 (350)
二一、黄龙派·····	黄忞华 (353)
二二、三阶教·····	林子青 (355)
二三、格鲁派·····	观 空 (363)
二四、响巴迦举派·····	法 尊 (368)
二五、萨嘉派·····	法 尊 (370)
二六、宁玛派·····	法 尊 (375)
二七、迦当派·····	法 尊 (384)
二八、迦举派·····	法 尊 (388)

中国佛教史略

一 后汉佛教

后汉佛教，是佛教流行于中国最早的一个阶段。佛教最初传入汉土，确实年代已难稽考。但古来佛教徒间流传着汉明求法、佛教初传的史话，同时也传说汉明之前佛教即已传入，两说各自发展。最后，汉明求法说颇为一般佛教徒所乐道，而汉明以前传来说也愈推愈远。现在分别述之如次：

(1) 汉明帝以前佛教传来说，依据文献流行的次第，可举出十种：

其一，曹魏鱼豢所撰《魏略·西戎传》说：“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见《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其后《世说新语·文学篇》刘孝标注，《魏书·释老志》等也引用此文，而略有出入。如《魏书》作博士秦景宪。唐法琳《辩正论》又作秦景至月氏，其王令太子口授浮屠经，有类赵宋董道《广川画跋》卷二所引《晋中经》之说。

其二，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习凿齿与道安书说：“自大教东流，四百余年矣。”其后王谧答桓玄书也说：“大法宣流为日谅久，年逾四百，历代有三。”又刘宋宗炳《明佛论》说：“刘向《列仙（传）》叙七十四人在佛经”；《世说新语·文学篇》刘注也依据《列仙传》说：“如此即汉成、哀之间（公元前32—1）已有经矣。”这些皆是泛指西汉末年而言。

其三，宗炳又说“东方朔对汉武劫烧之说”，好象汉武时（公元前140—87）已经知道和佛教有关的劫灰说。

其四，宗炳又说，伯益述《山海经》有天毒国（即天竺）偃人而爱人一语，当于如来大慈之训，似乎佛教已闻于三五（三皇五帝）

之世。

其五，北齐魏收《魏书·释老志》除引用伊存授经一说外，还依《汉武故事》（刘宋王俭托名班固撰）说，汉武帝狩中（公元前122—117），遣霍去病讨匈奴，获得休屠王的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烧香礼拜，为佛道流通之渐。

其六，上述《释老志》还依《史记·大宛传》说，张骞使大夏还（公元前126），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其七，梁萧绮辑本王嘉《拾遗记》说，战国燕昭王七年（公元前317），沐胥国（即身毒）有道人尸罗来朝，荷锡持瓶，云发其国五年，乃达燕都。

其八，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载，秦始皇时（即公元前218）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始皇。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也有此说，并谓出于道安、朱士行等《经录》。

其九，唐法琳《对傅奕废佛僧事》中又据《周书异记》说，周昭王二十四年（公元前1029）甲寅，发生水泛、地动、天色变异等象，太史苏由说有圣人生于西方，故现此瑞，而以此为佛诞年代。北齐僧统法上曾沿此说以答高丽使者，后来更为一般佛徒所习用。

其十，唐道宣《广弘明集·归正篇》引用《列子·仲尼篇》说，丘闻西方有圣人，不言而信，不化而行，荡荡乎无能名等语，断言“孔子（公元前551—429）深知佛为大圣”。

以上诸说，基本上是以佛教初传于汉代为主；但除伊存授经一说外，大多数由于和道教对抗，互竞教兴的先后，遂乃将佛教东传的年代愈推愈远，所有引据大都是虚构和臆测的。

（2）汉明帝永平十年（67）佛教传来说。一般略谓：永平七年（64），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太史傅毅答说：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梦恐怕就是他。帝就派遣中郎将蔡愔、秦景、博士王遵等十八人去西域，访求佛道。十年（67）蔡愔等于大月氏国遇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人，并得佛像经卷，用白马驮着

共还洛阳。帝特为建立精舍给他们居住，称做白马寺。于是摩腾、竺法兰在寺里译出《四十二章经》。这几乎是汉地佛教初传的普遍传说，从西晋以来就流传于佛教徒间（石赵时王度疏中就有汉明感梦初传其道的话），但关于它的具体情况随时有不同的说法。其一，关于汉明求法的年代，西晋惠帝时（290—300）道士王浮所伪作的《老子化胡经》作七年感梦遣使，十八年（75）使还（文见《广弘明集》所载《笑道篇》转引）。《广弘明集》所载的伪作《汉法本内传》作三年（60）感梦遣使。此外各家大都不记年代。又隋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作七年感梦遣使。唐靖迈的《古今译经图记》更调整作三年感梦，七年遣使，十年使还。最后元念常的《佛祖历代通载》又改作四年感梦，七年使还。其二，关于汉明帝所遣使者，《化胡经》作张騫等，《出三藏记集》所载《四十二章经序》及《弘明集》所收《理惑论》作使者张騫、羽林中郎将（《理惑论》作中郎）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法苑珠林》所引南齐王琰的《冥祥记》作使者蔡愔。此外或无使者名字，或作张騫、秦景，或作蔡愔、秦景，或作秦景、王遵。其三，关于佛典的传译，《化胡经》说“写经六十万五千言”，《四十二章经序》及《理惑论》只说明帝遣使到月氏，写取佛经四十二章，译事及译人没有说到。《冥祥记》也只说写致经像。《出三藏记集·新集经论录》才说“于月支国遇沙门摄摩腾，译写此经（《四十二章经》）”，未说到竺法兰。《高僧传》说有摩腾译《四十二章经》，又说此经是竺法兰所译。《魏书·释老志》虽然把腾、兰结合起来成同时来汉地，然而只说“得《四十二章》”，未说到译事。到《历代三宝记》才具体说腾、兰共译《四十二章经》，为后来传说的张本。关于汉明求法事既有以上种种异说，所以现代佛教史家怀疑到汉明是不是有求法一事，摩腾、竺法兰是不是实有其人？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未能决定。

其次，一般以《四十二章经》为中土佛教最初的译籍，又以《理惑论》为中土佛家最初的论著。然而《四十二章经》是不是汉代所

译，是译本还是抄本？《理惑论》是不是汉代所撰，撰者是不是牟融？也都在佛教史家聚讼之中，没有得到定论。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到了后汉末叶桓灵二帝的时代（147—189），记载才逐渐翔实，史料也逐渐丰富。其时西域的佛教学者相继来到中国，如安世高、安玄从安息来，支娄迦谶、支曜从月氏来，竺佛朔从天竺来，康孟详从康居来。由此译事渐盛，法事也渐兴。

后汉末期的佛典翻译事业，主要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来华的年代，后于明帝永平年间大约九十年。他从桓帝建和二年（148）到灵帝建宁四年（171）的二十余年间，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小十二门经》和《百六十品经》等。

世高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根据《安录》作三十五部，《高僧传》作三十九部。后来《历代三宝记》把世高所译增加到一百七十六部，《开元释教录》加以删削仍然有九十五部，而且《三宝记》著录菩萨乘的经典很多，均不足置信。

世高是精通阿毗昙学和禅经的学者，因此，所译经典以关于禅法的典籍为主，间及阿毗昙学。如《大、小十二门》、《修行道地》、《五十校计》，都是禅经（《五十校计》因一名《明度五十校计》，后人误编入《大集经》中，实与《大集》无关），而《大、小安般守意》尤其是中土最初盛传的禅法。关于阿毗昙学的译籍，《出三藏记集》著录《五法经》、《阿毗昙五法经》，其实是一种，说明声闻乘五位即色、意（心）、所念（心所）、别离意行（不相应行）及无为的。又著录《阿毗昙九十八结经》，是解释见惑十使、思惑八十八使的（依道安说，此书还不能确定是世高所译或所撰）。其他典籍大都是《四阿含》中一部分的异译。

有人说中国南方佛教的传播是由于世高避关洛的扰乱前往江南，确否虽不容易判知，然而依康僧会的《安般守意经序》说，世高的禅学和他的译籍早已弘布于南方，却是事实。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于桓帝末年（《高僧传》作灵帝时）来到

洛阳，不久就通华言，在灵帝光和(178)、中平间(184)译出《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首楞严三昧经》等。

支谶所译经典，《出三藏记集》作十四部，但其中《佉真陀罗王经》、《光明三昧经》是《安录》所无，而僧祐依《旧录》和《别录》补充的。这些译典都系菩萨乘，即后世所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中一部分的异译，其最重要的是《道行般若波罗蜜经》，实系《般若经》的第一译，为中土般若学的嚆矢。《般舟》、《首楞严》都是菩萨乘禅经。

和安世高、支谶两大译师同时的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竺佛朔(一作竺朔佛)，以灵帝(一作桓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梵本来到洛阳，在熹平元年(172，一作光和二年 179)把它译成汉文，光和二年又译出《般舟三昧经》。佛朔执梵本宣译时，先来汉地通晓华言的支谶替他传语，所以《道行》事实上的译人是支谶；《般舟》的传译也是同样；孟福、张莲两人笔受。

安玄是优婆塞，来中国的年代比安世高稍后，在灵帝时游贾洛阳，渐通华言，常和沙门讲论道义，以光和四年(181)和中土沙门严佛调共译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法镜经》是《郁伽长者经》的旧本，系菩萨乘经。

支曜、康孟详都在灵、献二帝间来到洛阳。支曜在灵帝中平中(184—189)译出《成具光明经》(一作《成具光明定意经》)。康孟详在献帝建安中(196—219)译出《中本起经》(一作《太子中本起经》)。依《高僧传·支谶传》载，此时还有康巨、竺大力等人，也都各有传译。

除上述西域译人之外，汉土沙门严佛调也是杰出的参与译事的人。佛调亲受教于安世高，《出三藏记集》著录他撰有《十慧》一卷，下注“或云《沙弥十慧章句序》，佛调虽然曾经参与世高的讲次，《十慧》却没有深闻，所以发愤作《十慧》章句。谢敷的《安般守意经

序》有“建《十慧》以入微”一语。又《安般守意经》中有所谓“十黠”即数息、相随、止、观、还、静、四谛，“十慧”似即“十黠”的异译，而《十慧章句》是敷陈世高安般法门之作。《历代三宝记》说他另译经七部，不可信。

综合以上所述，可知后汉末大约七十年间，凡译出有禅经、阿毗昙学、初期菩萨乘经及释迦牟尼佛传等。

在初期的佛典翻译当中，一般批评者常用“文”、“质”两个字作译文的评语。安世高、支谶和他们同时期的译人大率用质朴的直译，例如《出三藏记集》说世高的译本“直而不野”。道安对世高是推崇备至的，也说他“音近雅质，敦兮若朴，或变为文，或因质不饰”（《道地经序》）；“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仓卒寻之，时有不达”（《大十二门经序》）。其次《出三藏记集》说支谶的译本“了不加饰”；《合首楞严经记》也说他“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又说“谶所译者，辞质多胡音”。《出三藏记集》又说竺佛朔的译本“弃文存质”，《道行经序》也说他“了不加饰”。又《高僧传·支谶传》说支曜、康巨的译本“并言直达旨，不加润饰”。然而后汉末的译业到康孟详就有了进步，他的译本文辞相当雅驯，译笔也颇流利，所以道安说“孟详出经，奕奕流便，足腾玄趣”。

后汉末期汉地对于佛教的信奉，首先是宫廷的奉佛。由于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技已受到皇室崇奉，佛教初传入汉土，适逢其会，一方面它的教理被认为“清虚无为”，可和黄老之学并论；一方面“佛”被认为不过是一种大神。而且中土初传佛教的斋忏等仪式，效法祠祀，也为汉代帝王所好尚。如《后汉纪》有关于楚王英的记载说：“英好游侠，交通宾客，晚节喜黄老，修浮屠祠。”明帝永平八年（65）诏令天下死罪可以纳缣请赎，楚王英奉送缣帛以赎愆罪，明帝答诏说：“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有何嫌惧而赎其罪？”可见佛教在当时只当作祠祀的一种。到了桓帝时，更在宫禁中铸黄金浮图（浮屠）、老子像，亲自在濯龙宫中设华盖的

座位，用郊天的音乐奉事他。如《后汉书·西域传》说：“楚王英始盛斋戒之祀，桓帝又修华盖之饰。”又延熹七年(164)，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等语。这都可说明后汉末宫廷奉佛的情况。

其次，一般社会的奉佛，有文献可证的：

一、汉人出家之始：汉人由信佛而出家修道的，如赞宁《僧史略》卷上《东夏出家》题下，有“汉明帝听阳城侯刘峻等出家，僧之始也；洛阳妇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等语。按刘峻等出家事出《汉法本内传》。《内传》伪书，不足置信。可是《高僧传·佛图澄传》中，有“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等语，似乎其时已经有汉人出家，然后才有此项禁令。而汉人出家为沙门见于载籍的，是从严佛调开始，如《出三藏记集·安玄传》中称“沙门严佛调”，又说他“出家修道”；《出三藏记集》又转载《沙弥十慧章句序》，下题“严阿祇黎(即阿奢黎)浮调所造”。然而《释氏稽古略》说，在佛调以后八、九十年的朱士行，是汉土最初为沙门的；《历代三宝记》也称佛调为清信士。这大概是因为从汉代以来，虽然佛法已经流行，但道风未纯，比丘出家只以剪落须发作区别，未禀律仪；到魏嘉平二年(249)，中天竺沙门昙柯迦罗(法时)来到洛阳，建立羯磨法，创行受戒，中土才有正式的沙门，而登坛受戒的朱士行为最早，因此把他作为中土沙门之始。

二、民间建寺造像之始：《后汉书·西域传》中叙述桓帝奉佛之后说，“百姓稍有奉佛者，后遂转盛”，可见当时民间的奉佛也由少数而逐渐增多；但其具体情况，只竺融奉佛一事见于现存的文献。据《后汉书·陶谦传》和《吴志·刘繇传》说：献帝时，丹阳人竺融聚众数百人，往依徐州牧陶谦，谦使督广陵、下邳、彭城三郡的运漕。融于是断三郡的委输，“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余人。作黄金涂像，衣以锦彩。每浴佛辄多设饮饭，布席于路，其有就席及观者且万余人”。又依《出三藏记集》所载《般舟